

· 中医成才经验 ·

何炎燊的自学中医之路

国家“十五”科技攻关计划“名老中医学术思想、经验传承研究”课题
广东省东莞市中医院“何炎燊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研究”课题组撰写
江西中医学院“当代名老中医成才之路总结研究”课题组摘述

关键词 名老中医；② 何炎燊

何炎燊，男，84岁，广东省东莞市人，自学成医。从21岁起从事中医工作，至今64年。最初是自行开业，1953年组织中医联合诊所，任所长。1958年入莞城卫生院，主管住院部。1965年入东莞市中医院，主持医疗、教学、科研工作。1978年任东莞市中医院副院长。1988年任东莞市中医院名誉院长。从1992年起至现在，任广州中医药大学（大学）兼职教授，广东省中医药局学术顾问，广东省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。

何老是地地道道的自学成名的中医。他既乏祖传，又无师授，而且是在抗战期间，莞城沦陷的恶劣环境中自学的。然而，何老却有两条经验。一是范仲淹的“不为良相，当为良医”的启发，使他鄙视功名利禄，立志做一个济世良医。另一条经验是：深厚的古文基础，自学中医，可以无师自通。

1 学医的历程

1.1 “不为良相，当为良医”：何老出生于一个店员家庭。九岁那年，父亲有了积蓄，和友人合股做生意，把何老从一低级私塾转到李仲台老师的专家馆读书。希望他在名师的教导下，他日“学而优则仕”。李老师是前清秀才，又进过师范学堂，是博古通今的儒者。何老跟他读了五年书，学习了大量的经、史、古文、诗词，有深厚的古汉语基础，为他日后自学中医创造了有利条件。一天，李老师问何老读了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有何感想？并告诉何老，范仲淹从小就有“不为良相，当为良医”的抱负。最后，李老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良相匡君济民，确是非凡人物，但古往今来，称得上是良相的能有几个？医虽小技，然能拯危济急，利世便民。故范文正公把良相与良医并称，说明人生在世，必须以利济苍生为己任，有所作为，才不枉此生。”听了李老师一席话，何老如沐在春风化雨之中，心神为之一爽。他便啮齿自誓，立志做良医。他把自己的志愿向父亲诉说，却招来一番责备。父亲既不支持，只好偷偷地自学。他把零用钱节省下来，到书坊店买医书。那时，何老才12岁，还是个

小孩子，买什么书？心中没个底，又不敢去问人。他把书坊里的中医书目从头看一遍，见有陈修园的《医学三字经》、《医学实在易》、和李梴的《医学入门》。他认为自己初入私塾时，最先读的是《三字经》，而《医学三字经》大概是启蒙的中医书。又从“实在易”，“入门”等字眼，猜想这些书是给初学医的人读的，便把它买了。以后又买了《本草备要》、《医方集解》……等。何老课余时间是很宽裕的，有自学中医的空隙。从12岁到16岁，大约读了十多部，虽然稍涉藩篱，却对中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了。

1.2 焚膏继晷，兀兀穷年：1939年，何老正在东莞中学读到高中二年级，日寇侵入华南。是年秋，莞城沦陷，日寇纵火焚烧，父亲的商店一瞬间化为焦土。不久，他抑郁去世。父亲的财产，荡然无存。一家四口，到了饥寒交迫的地步。何老只好硬着头皮，在家开设私塾，教二、三十个小孩子，籍微薄的收入，以哺家口。而他要当良医的志向，始终不渝，继续自学中医。然而，在恶劣的环境下，要自学成医，非常艰巨。

的确，何老当时碰到的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。首先是买书难。沦陷期间，书坊倒闭，求人借，又没有人肯借。何老读来读去，只是旧时买的十几本。一天，何老正为此发愁，忽然听见街上传来“收买旧书、旧报纸……”的声音，他灵机一动，把收买佬叫住，翻看他的筐子，有几部残缺的中医书，而令何老惊喜的，是一部完整的《温病条辨》，便统统把它买了。从此，收买佬便主动寻上门来。日积月累，何老的书架上颇有可观，买书难的问题，总算解决了。

其次，是读书难。何老白天要教书，真正的学医时间是晚上7时直到深夜12时以后。那时，只有油灯，何老在它下面读书写字，十分吃力。这样“三更灯火五更鸡”地熬下去，他的体重日减，视力日差，直到现在，他患有多种慢性病，一目已经失明，一目只有0.04视力！然而，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何老一点也没有后悔。

第三是解惑难。韩愈说：“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无

惑。”何老小时,李老师替他解了不少的“惑”,现自学医,“惑”越来越多,却找不到像李老师那样的“金玉君子”了。何老曾虚心地向一位老中医请教脉理。老先生摇晃一下脑袋,打着油腔滑调说:“脉理,脉理,脉理甚微,谈何容易啊!”这话真令人一头雾水,啼笑皆非。老祖父见何老艰辛若此,叹息道:“你现在已尝到了俗语说的‘上山擒虎易,开口向人难’的滋味了。人家的医术还是传子不传女的,怎肯教你这外人?”何老并不气馁。既然“开口向人难”,他就下定决心,“上山擒虎”去!

何老自制许多纸卡片,把读书遇到的“惑”,分门别类地记下来,并自以为是地作一些注释。在别的书上遇到同样的“惑”,便把它记在一起。记的多了,前后互参,许多“惑”竟给解决了。过了一段时间,回头看旧时的注释,觉得幼稚可笑,甚至荒谬不经,说明自己有了进步,便第二、第三次做下去。何老自谦说这是笨拙的方法,然而他走了这段崎岖曲折的路后,便渐入坦途。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,这些纸卡片叠起来足有一尺多厚。真是“字字看来都是血,十年辛苦不寻常”了。可惜在“文革”期间,这些用半生心血写成的纸卡片,竟被查封,一旦毁于劫火!

1.3 兢兢业业,循序渐进:何老 21 岁起,以医术问世。像他这个既乏祖传,又无师授的青年中医,要立足医林,必须要治疗见效快的外感热病。他把伤寒、温病作为钻研重点。1943 年夏,莞城暑湿热症流行。何老将叶天士的甘露消毒丹制了好几斤,送给暑湿病人服用。群众普遍称赞这药的效果比时医开的方子好得多。从此,何老的医术渐为群众所深信,求诊者日众,业务蒸蒸日上。

解放后,何老响应党的号召,于 1953 年组织成立东莞县第一所中医联合诊所,自任所长。1958 年莞城卫生院成立,何老负责医疗、科研、教学三大任务。1958 年冬,广东麻疹大流行,死亡率甚高。莞城卫生院在何老主持下,治疗近一千例,治愈率达 99.8%。何老把治疗体会,写成《中医治疗麻疹经验介绍》一文,投寄《广东中医》,于 1959 年 3 月刊出。论文译为外文文摘,在苏联医刊发表。

1965 年,何老上书省卫生厅,认为东莞成立中医院的条件已经具备,在何俊才厅长的亲自过问下,东莞县中医院于 1965 年 12 月 1 日正式成立。此时,何老满怀信心,要为发展中医事业奋斗终身,岂料不久,却招来一场横祸。

1.4 身处逆境,矢志不移:1966 年,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,像暴风雨般直卷中国大地。无数正直的、善良的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,遭受迫害、摧残,何老

也不例外。是年 9 月,何老无端被扣上“反革命”、“漏网右派”、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帽子,囚禁牛棚。然而,何老并没有悲观失望,白天劳动,晚上支撑着孱弱多病的身体,批阅医书。不久,在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的强烈要求下,何老被宣布“解放”,恢复医疗工作。他出了牛棚的第一句话就是“要把失去两年半的时间夺回来!”

70 年代初,中医院新领导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,委任何老为科研组长,并主持住院部工作。何老又提出主办第三届中医学徒班。这样,他又一身兼任医疗、科研、教学三大任务,每天工作长达 13 小时,连假日也很少休息。这六七年间,他一天干了两天的活。若换工作量计算,他不仅把失去的两年半夺回来,而且已多活几年了。

1.5 伏枥笃骀,壮心不已:何老今年 84 岁,虽然目昏手抖,步履蹒跚,但头脑还很清晰。他没有退休,还坚持每周上班三个上午,而且吩咐司机提早 50 分钟接他到医院。在一位中医(他的学生)、一位护士的帮助下,每朝接诊住院、门诊 40 个病号。他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,得到广大群众赞扬。何老说:“曹操诗:‘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,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’。曹操是英雄,故自称为良马老骥。我虽是笃骀劣马,还有雄心壮志,用此残年余力,登上险峰”。所以,何老永远不肯离开医疗岗位。他认为,共产党人,虽有残年,但无闲年,一息尚存,当战斗不止。他曾经开玩笑说:“李商隐用‘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’的诗句,来表达他对爱情的坚贞不渝。我就借他来表达我对中医事业的信誓旦旦罢。”

2 读书的经验

2.1 行远自迩,登高自卑:何老初学医时,陈修园的书如:《医学三字经》、《医学实在易》、《时方妙用》等,对他有很大的启蒙作用,但又带他走了一小段弯路。陈氏是崇古尊经者,常固执己见,又对古代医家时有不正当的批评。而更令何老走弯路的,是他对一些浅近的医书(如《本草备要》、《万病回春》、《医宗必读》……等),视为浅陋不足道,却推崇他认为说理精辟的著作。何老遵从陈氏的“指导”,以为要成名医,必须具有高深的医学理论。首先要学习的,当然是《内经》和《伤寒论》。便把张隐庵和马莒合注的《内经》和张隐庵自注的《伤寒论》下苦功专心钻研,反复学习了几次。他发现马莒的注解还不怎样深奥,而张注则是“玄之又玄,众妙之门”,反比原文更难理解。何老在彷徨苦闷之中,想起李老师的“行远自迩,登高自卑”的教导。做学问功夫,切忌好高骛远。于是,何老先学习李念莪的《内经知要》,掌握了最基本的知识后,再详细钻研张景岳的《类经》。何

老认为《类经》是一部好书,既全面,又易学,学好此书,可以掌握了《内经》的全部要点了。学习《伤寒论》,何老把徐灵胎的《伤寒论类方》和柯韵伯的《伤寒来苏集》一起互参。何老认为,徐氏书既给人提供了《伤寒论》的粗略面貌,又可以边学边用。柯氏《伤寒来苏集》中的《伤寒论注》明晰翔实,而《伤寒论翼》更将六经辨证之妙义,阐发无遗。何老近年对他的学生说,几十年来浏览的各家注解《伤寒论》之书多种,而得力者还是此两书。

何老走了这一小段弯路后,认真吸取教训,下定决心,永不好高骛远,坚持学以致用。他把小时读过的浅近的医书,如《医学心悟》、《本草备要》、《濒湖脉诀》、《笔花医镜》等重新披阅。经过细心琢磨之后,发现自己过去所得到的都是皮毛,如今才吸取得一些精髓。一天傍晚,他正在研究程氏止嗽散的组方义理,恰巧有一位咳嗽病人求诊。诉说感冒后咳嗽已十多天,已服过辛温解表、苦寒清热等多剂不效。何老根据程氏所说:“肺体属金,畏火者也,过热则咳;金性刚燥,畏冷者也,过寒亦咳。”何老用止嗽散加杏仁、贝母治之,“既无攻击过当之虞,大有启门驱贼之势”。病人服后,两日即愈。故何老常言:“一些看似浅近,而确有实效的书,较之面壁虚构,侈谈阔论者,远胜多了。”

2.2 勤求古训,博采众方:仲景的名言“勤求古训,博采众方”。何老对“方”字的理解为治病的方法,而不是单纯一首方子。何老学过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。他对唐宋以后直到近代的医家不存偏见,而是撷采其长,为己所用。不要从他们的突出成就有所偏重,而加上什么派、什么派的头衔。如刘河间,从研究《内经》得出的“六气皆从火化”的道理,后人就说他是“寒凉派”!何老指出,刘河间确实创立了如防风通圣散等大寒清解的方法外,还创立治“风痲”的地黄饮子,方中的附子、肉桂、巴戟、肉苁蓉、熟地黄、山茱萸等都是大温大补之药,怎能说他是寒凉派?又如李东垣,从脾胃为元气之本立论,创立补中益气汤等许多升阳补气方剂,被说成是“温补脾胃派”。然而,沿用至今的有解表清热、解毒散结的很有效的普济消毒饮,是东垣的杰作,怎能说他是“温补派”?又如张景岳善用熟地黄,时人给他的绰号为“张熟地”,是地道的“温补派”。但他用白虎汤加味的“玉女煎”被叶天士用治温病气血两燔;他的“保阴煎”不用一味炭类止血药,而用黄芩、黄柏治各种虚火出血有良效,怎能说他泥执温补呢?

正如前所述,何老初出茅庐,必须善治时病。吴鞠通的《温病条辨》是他学习重点。虽然后人对吴氏颇有微辞,说他此书是抄袭叶天士《临证指南》医案而成,而强划三焦辨证之类。何老也发现吴氏著书校勘疏忽

之处(见医话《谈古人著书校勘之疏忽大意》一文)。然而,瑕不掩瑜,此书还是一本治温病必读之书。其中吴氏自制的银翘散、桑菊饮、三仁汤、清络饮等都是辛凉解表的名方,尤其是吴氏自制的三甲复脉汤,更为何老所常用。

如果说吴氏《温病条辨》是一家之言,那么王孟英的《温病经纬》除了以《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有关温病的条文为“经”之外,还博采叶天士、薛生白、陈平伯、余师愚等著作,内容丰富。虽然王氏也有偏好寒凉,有时固执己见的缺点,但此书可与《温病条辨》同为治温病书的双璧。

何老认为,中医学术是不断发展、修正和补充的。明末以后的医书最为实用。他常指导他的学生,对于卷帙浩繁的中医书,如古代的《千金》、《外台》只能浏览,而清代的《医宗金鉴》和近代的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则应细读了。

2.3 黄卷青灯,勤于笔耕:何老从12岁起自学中医,到现在已经70年了。70年来,他黄卷青灯,读书从无间断。何老读书,是手眼并用的。在细读和精读医书时,必拿着笔,边读边写。何老初学医时,用纸卡片写上疑难问题。成名以后,他写的范围更广了。线装中医书的“天头”很宽,是有意留下空白给读者写评释、体会……等等的。例如,他在《临证指南·中风口》治某姬一案的初诊方药上批上“苦辛酸降,微寒泄热,可治肝火上炎之高血压”,他试用有效,写了《叶天士治中风一案启示》一文,在《中医杂志》发表。又如:他读秦伯末的《清代名医医案精华》时,总结每一家的名案,作出一篇评析,附于篇末。许多同道争相抄采,认为得何老评析,学习时就事半功倍,获益更多。

何老有两种笔记本,一是记录学习心得,一是录效方。几十年来如一日。现在,他84岁高龄,目昏手抖,还订阅二十多份报纸杂志,凭籍高倍数的放大镜,一行一行地阅读,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。“活到老,学到老,工作到老”是他的人生信条。

(2006-12-10 收稿)

《世界中医药》投稿方式

方式一:信件投稿。将稿件的打印稿或手写稿通过信件寄送,投稿邮箱:北京市朝阳区小营路19号财富嘉园A座303室,世界中医药编辑部(100101),请注明“投稿”。

方式二:电子邮件投稿。将稿件的word文档,通过电子邮件发送,投稿邮箱:zszs@wfcms.org 或者 wfcms2006zszs@163.com。